

北大未名丛

金克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百年 投 影





平克木 著

百年

投

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投影/金克木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

(北大未名文丛)

ISBN 7-301-03527-6

I. 百… II. 金…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书 名:百年投影

著作责任者:金克木 著

责任编辑:李 东

标准书号:ISBN 7-301-03527-6/I · 0447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部

印 刷 者:廊坊人民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90千字

1997年10月第一版 199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2.00元



北大未名文丛/策划:张文定 李东/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未名文丛

百年投影



金克木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出版前言

成立于世纪之交的北京大学又一次来到了世纪之交。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北大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科学严谨的学术传统、民主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造就了中国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者。他们“以丰富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腾飞,为国家的兴旺发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这块充满精神魅力的圣地里,在北大任教过或仍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梁宗岱、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冯至、曹靖华、季羨林、金克木等老一辈的中国文化名人,以及当今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在撰写严肃论文和著作的同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学术随笔。他们以深邃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丰富的学识、真挚的情感、率直的态度和朴素的文笔,或抒情写景、记人叙事,或解惑析疑、追问批判,或幽烛探微、识鉴品评。他们的这些散文、学术随笔,是大学知识分子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感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是学者治学风范的展现,是北大精神魅力的烛照。

“北大未名文丛”是一套学术散文随笔丛书。丛书力求体现北

大自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传统。在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也有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在文集的选文上，既有严格意义上的散文、随笔，也有札记、讲演、短论、书（戏、影）评、序跋等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从一个侧面来展现北大“爱国爱民，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的优良传统和知识分子“严谨治学、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提供一份高品位的精神食粮。

但愿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学生的喜欢。

张文定 李东

1997年9月

北大未名文丛

(第一辑)

怀旧集

百年投影

我的读书生涯

天地有正气

渭水集

透过历史的烟尘

燕园岁月

永远的校园

生命之路

爬坡集

追随永恒

思·言·道

季羨林

金克木

赵萝蕤

陈玉龙

魏荒弩

乐黛云

金开诚

谢冕

孙玉石

余树森

曹文轩

王岳川

目 录

前言	(1)
百年投影:1898—1997	(3)
如何解说文化	(14)
文化之谜:传统文化·外来文化	(25)
文化之谜:科学·哲学·艺术	(37)
文化之谜:宗教信仰	(48)
文化之谜:世界思潮	(60)
八股新论:破题	(72)
八股新论:评罪	(75)
八股新论:文“体”	(90)
八股新论:文“心”	(111)
《四书》显“晦”	(130)
传统思想文献寻根	(148)
《论语》中的马	(158)
好一个“似”字	(165)
世纪留言四问	(167)
用艺术眼光看世界	(168)
“燕口谈艺”设想	(173)
畅春园康熙夜读书	(175)
新世纪的书	(178)

风义兼师友·····	(181)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185)
学“六壬”·····	(189)
焦尾琴·····	(193)
历史的幽默·····	(196)
代沟的底层·····	(199)
忘了的名人·····	(206)
由石刻引起的交谊·····	(209)
叹逝·····	(214)
何容教授·····	(218)
三笑记·····	(221)
雪灯·····	(224)
徐祖正教授·····	(226)
送俞敏教授·····	(228)
末班车·····	(231)

前 言

以下的新旧大小文章中,前半是时代在思想中的投影,后半是盘旋在北京大学上空的淡淡云影。这里有在沙滩汉花园的从 1898 戊戌变法维新产生的京师大学堂变出来的旧时期北京大学,也有在未名湖燕园的新时期“综合性”北京大学。这些散文,无论是记事、说理、抒情,都不够标准,不合规格,也许只能说是得一“散”字。“散”者,不受拘束又不可拘泥之谓也。有的文后附“评”,貌似游戏笔墨,实亦含有“一语道破”之意。以上云云是说明,预先奉告读者。

作 者

1997 年 3 月



百年投影：1898—1997

几十年前我听到两位朋友谈论中医西医。

一个说：我承认中医西医都能治好病。但是西医说的道理我懂，中医说的阴阳五行那一套我不懂，我只能相信我能懂的。

另一个说：能治好病就是好医生。你何必管他讲的是什麼道理？治不好病，讲道理没用。

这一位是实践论者。

那一个说：我死在西医手里，死个明白；死在中医手里，死得糊涂。

这一位是理智主义者。坚持要问为什么。

另一个说：死都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明白和糊涂还不是一样？我是凡人，不是智者。

这一位是唯物主义者吧？

依我看，求明白的人不是没有糊涂的地方，反空谈的人也不是处处不讲道理。只不过是两人所向往的和所奉行的不一样，便成为两种仿佛截然不同的思想，以致讲出很有分别的话了。究其实，智者本是凡人。凡人有平凡的智慧，或者说是通晓世故人情。智者可以有凡人达不到的精神境界，但凡人会生活得更好。智者和凡人的界限难分。

我把自己的一些创作的新诗，翻译的外国诗，后来写的一些谈

论文化的文章,合起来一看,明显表现了自己的三个时期,也折射出了一百年来的三个时代。因为我本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不能不在思想感情上经历并且透露出时代的气息。我好像是想当智者的凡人。

我有这样两行诗句:

儿童的人间:做梦,做诗。

少壮的人间:苦斗,沉思。

做梦的是诗人。苦斗的是凡人。沉思的是智者。人人都可以有这三种境界,做这样三种人,因为三者看似隔绝,其实通连。正像我那两位老朋友当年论医一样。他们尽管意思不同,还是可以对话,争论,正是因为彼此相知,有通连的共同之点。然而虽有相同,却又相异。年长者都多少走过中国和世界这一百年来所走的道路,儿童和少年还正在走下一个一百年的道路,但是每人又各有不同。可能经历类似而感受和理解不会完全相同,甚至会完全不同。

有个故事说,有两个记者同去采访一条新修铁路的沿线情况。两人分属两家报社,都想有独家报导,所以上火车后各自坐在车一边,互不交换位置,也不交谈见闻。随后两人各写出一篇通讯发表。一家报纸上说这条铁路沿线是崇山峻岭非常壮观。另一家报纸上说火车一路上沿着河流行驶风景秀丽。原来这条铁路是依山傍水而行,两边景色不同。两人写的都是真实报道,不过只看一份报纸的读者就只知道一边了。

我所见的只能是百年来道路一边的星星点点,但我的感受是在这一路上的真实感受。我说的是感受,不是见闻。恐怕很少有人有像我所经历的这样的环境变化,因而感受也不会一样。但时代的脉搏是共同的,所以我以为会有人感我所感和想我所想,我写出的诗文还会有读者。于是我写了这样一些作品,给后来的人看。

我出生于辛亥革命的次年。出生后不久就碰上“抄家”。再过几个月,父亲就突然离开世界,把我抛给我的不识字又不懂事的二

十二岁的母亲，要她在铁和血的世界中，在冷漠的旧式家庭中，把我养大。我不知不觉经历了中国“光复”的一场大革命。不留辫子了，但还要磕头。

识字了，读书了，看到了父亲和祖父和曾祖父留给我的堆在空房子里的一箱又一箱旧书。一类是八股文和有关的书，我不懂。有木刻原版的《学津讨原》丛书，不完全，仍旧很多，我也看不懂。还有许多“戊戌维新”前后出的新书。石印小字本是上海出版的。铅印大字本是在日本横滨印的，其中有梁任公（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他主编的《新民丛报》的许多合订本。我最先看得懂的就是梁任公的那些小说、戏曲（传奇）、传记、诗话、杂文。于是我又在不知不觉之间进入了我父亲的时代，背上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前一次革命“戊戌维新”失败的沉重压力。

“戊戌”（1898）和“辛亥”（1911）这两次革命都是失败的。其成功之处只是改了教育制度和没有了皇帝。两次提出的理想都没有实现。中国照旧是又穷又弱，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依旧横行，洋人依然称霸。

我上小学时正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读到了第一批用白话文的小学课本。小学毕业后读到了《新青年》的合订本五大卷。这时可比读《新民丛报》懂得多了。可是书里面提出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新文化”的高潮已过，“五四”前后作为文化的革命除在语言文学上有进展，在婚姻制度上有“自由恋爱”的强烈的冲击波以外，仍然是失败了。我的周围依然未变。可是更大的革命来了——革命军“北伐”。不过伐到长江以北，到了我们那里，这次大革命又夭折了，比“戊戌”、“辛亥”、“五四”更惨，规模更大，斗争更激烈，死的人更多。

我十六岁刚满，名为十七岁，便去乡间教小学。半年后去外地一处中学闹“学潮”。学生被捕，学校关门，我又去邻县乡间教了一年小学。这两年的中学生和小学教员生活使我见到了也认识了不

少的新人，知道了而且经历了不少新事。我听到了广州、武汉、上海的革命的涨潮和退潮，而且和黄埔军校毕业战斗归来的人结交，和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武汉“干部学校”的学生在一校同事，还见到各种各样的男女革命者。我不由自主又背上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沉重精神包袱。

我背负着“戊戌”、“辛亥”、“五四”、“北伐”四次革命失败的思想感情负担，在1930年，我刚满十八岁，经过上海，由海道到了“故都”北平，也就是北京。

仅仅过了一年，就来了震动全国以至世界的“九·一八”。日本侵略者公然占领我们的东三省，要先吞并“满蒙”，进而吞并中国。这比“八国联军”严重得多，真要亡国了，我们要做“亡国奴”了。从北到南掀起了全国要求抗日的大风潮。几个月后，1932年“一·二八”上海的日本军队又动手了。但和在东北不同，他们遭到了抵抗。吴淞口的炮台吼起来了，开炮打日本军舰。十九路军对日作战。日本飞机炸了商务印书馆和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北边黑龙江也有中国军队抵抗日军。抗日义勇军在东北日军铁蹄下组织起来。然而所有这一切很快又成为过去。烽烟都息了，只剩下江西的内战的炮火越打越激烈。又一次革命退潮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仿佛注定还得做奴隶。

我不参预运动，但见闻很多。这次我虽然亲身经历，也还是和以前的四次革命差不多，感受多而行动少。前两次只是精神经历，因为“戊戌”在我出生前，“辛亥”后一年我才到世界来。然而五次不同的革命的失败氛围给我的精神重压是摆脱不掉了。

1932年冬天，我由友人介绍到山东一所县立初级师范讲习所当教员。一到就碰上学校闹“风潮”。我住进校内而有职无业。那位朋友忽然临时去省城。我既无走的路费，又无住下的饭钱。在黯淡的煤油灯光下，我提笔写出了诗《秋思》。随后又连写了几首都寄给北平（北京）的友人，其中有一位是写新诗谈文学的。友人来信